

月圓今宵

陶然

陶然

月圓今宵

香港宏業書局出版

封面設計・攝影：王苗
封面題簽：張慶

月圓今宵
陶然

香港宏業書局出版
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六樓A座
THE WON YIT BOOK CO.
Blk. A, 5 Fl., 179-180 Connaught Rd. W., H.K.
聯興印刷公司承印
土瓜灣上鄉道39-41號七樓A1座

1989年1月初版 P. 216 32K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你託藍天捎來句話（代序）

白舒榮

風是冷的，陽光是寒的，樹枝頭光禿禿的，灰濛濛的路上人海車潮喧囂着。
我踽踽而行，心湖裏蕩着嬌嬌垂柳，亭亭綠荷，如烟月色。

你託藍天捎來句話——

要新編本散文集，囑我爲它寫篇序。

在你色彩斑斕的散文園裏，滿植着詩情畫意，迴響着潺潺流水。本自不乏絢麗。

我明白，你是想讓我再栽進些北京金色的秋。

咀嚼着你的美意，請白雲遞去了我的允諾。

一張偶然的集體合影在友情的田野上播下種。

它生根、發芽、枝蔓綿延，搭在天南，伸進地北。海角天涯不再遙遠。
金秋，你從海那邊迢迢而來。

重歸的足音，唱出了《月圓今宵》。

春是新生，是希望，哪如秋的豐碩和成熟媚人。

人生確似《旋轉舞台》，而人並不因此放棄《追尋》。

《心潮》起伏，《此情可待》，塵世的《天平》可載得動《香港內外》月光的清暉
麼？

以你十六歲的弱齡，遠別慈親手足，離開赤道線上的第二故鄉——為高山和茶園包裹着
的印尼萬隆。

十幾載暑去寒來，在漫天雪花的北國，師友同窗溫熱過你寄宿生孤獨寂寞的心
命運又將你擲到香港，作過生的掙扎，力的拚搏。

品嚐了人世的離合悲歡、苦辣艱辛，本就內向，感情纖細的你，格外多了幾分愁傷，多
了幾分沉重。《夜曲》裏淚光閃閃，憂鬱襲人：

男兒有淚不輕彈

但我更欣賞這句：有情未必不丈夫。

是強者，是弱者，淚是標誌麼？

你這葉在橫流的滄海中顛沛流離的小舟，沒被無情的風暴打翻，沒讓粗礪的礁石把心磨

純變冷，或世故圓滑，或玩世不恭，而依然對生活那麼執着，那麼熱情洋溢。

你永遠是你。

永遠有顆十八歲的心。

爲此，又增了對你的尊重和信任。

你的諸多作品，在桌前，在牀頭，我都細細讀了。

小說是你對人生的體驗、反映，和嚴肅的探求。它的得與失已有公論。

我尤其喜歡你的散文。

讀着它，我描畫出你的生活規迹，尋找到你的心路歷程，觸摸着了你的真性情——一顆善良、誠摯、細膩、熱情的靈魂。

有美好的靈魂才能有美好的文章。

但形與靈的一致，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

在你，却統一得那麼自然和諧。這是我心音，而已不是我的創見。哪敢專利。

風是冷的，陽光是寒的，樹枝頭光禿禿的，灰濛濛的路上人海車潮喧囂着。我踽踽而行，心湖裏蕩着嬌嬌垂柳，亭亭綠荷，如烟月色。

你託藍天捎來句話。
我請清風遞去了祝福。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零點廿五分於燕東園。

目 錄

你託藍天捎句話（代序）

第一輯 星 辰

- 明月晚風柳絲飄.....
秋夜泛舟避風浪.....
又到海邊.....
竹鶯黃昏.....
暮春.....
風吹草低水悠悠.....
明天會更好.....

白舒榮

一 五 一 七 三 九 五 一

第二輯 筆 淹

月圓今宵	一九
刻意不如偶然	二一
重歸的足音	二三
當年月光依稀	二五
重踏林蔭小徑	二七
昔日的歌	二九
摸黑重逢	三一
李大爺	三三
宋外小鎮	三四
相 片	三五
聚散忽忽	三七
午夜人影	三九
錯 過	四一
咖啡飄香	四五
	四七
	四五
	五〇
	五二
	五四
	五六

綵排

早場

流星

城砦人家

漁村風情

除夕之夜

春節頌憶

五八
六一
六四
六六
六八
七〇

第三輯 龍門陣

新年的鐘聲

旋轉夜空中

滿天星

夢裏不知身是客

歡樂時光

七五
七八
八一
八三

跳「的上高」的老漢

小說迷

吹口哨

雨傘

多給了三角錢

八角錢

誤關禁區

座位

怒漢

認錯人

揪住不放

邂逅

往事如烟

外號

風中的女人

填土的鬍子

八五

八七

九一

九三

九五

九七

九九

一

一

三

五

七

九

一

三

五

雌虎

害人不淺

怎麼辦？

天冷時分

懷念

情爲何物？

緣分

艷遇

芭堤雅夜市

大白菜

倒掛金鉤

露天電影

一一七

一一九

一二一

一二三

一二五

一二七

一二九

一二一

一二三

一二五

一二七

二二九

第四輯 短笛

通話	一四一
午飯	一四三
中秋夜	一四三
北海之夜	一四三
歸程	一四五
歸同	一四六
胡同	一四七
王府井	一四八
梧桐樹下	一四九
晨霧中	一五〇
月夜下	一五二
歸帆	一五三

第五輯 前言後語

- 橫竿高高在上 五三
回音 五七
我依然在星光下憧憬 五九
偶然闖入的房間 六一
追尋 六六
路途遙遠 六九
旋轉 七二
聯奏曲 七四

附錄：

他依然在星光下憧憬——我看陶然散文 曹惠民

後記

明月晚風初絲颺

看九條彩色的龍以不同的姿態騰飛，剎那間被定影在壁上，製造了傳奇，形成了風景；我們且在這「永恒」的面前留影。

遊人去了又來，在羣龍之外，這裏還能拍到歷史的風雲麼？但見面對鏡頭展開的一對對笑顏，粼粼有如夕陽下的湖水一樣，透明，且溫暖。

但即使這背景不朽，時候却不再，我明明看到，那暮靄沉沉的黃昏，太陽本來就只是偶爾露面，等到驚覺，夜幕已經鋪天蓋地地垂了下來。

今天我的確沒有留意到，夜的脚步是怎樣悄悄跨進這北海公園的，因爲我心有旁骛。我並不後悔，錯過了這一回，却有無數回的經驗補充了我的想像，我相信天還是依舊那樣地發黑，在秋季，那變化的色彩來得太快，眼睛未曾覺察，景色已成了定局。

黑夜讓那九條龍獲得喘息，不再成爲佈景，也許它們也可以趁機打盹，反正沒有了衆目睽睽，又何必一定要執着於自己威猛的形象呢？有時，慵懶也是一種美，美得叫人心醉。

那麼，我們也可以在這夜色下慵懶一會吧。告別了煩亂的白天，夜的溫柔足以叫人心境

寧靜。少年時的萬千夢境被召喚回來，一一在眼前掠過，今晚叫我重拾，莫非是天意？這些年來，我好像已經飄得很遠很遠，但此刻却赫然發現，我只不過是兜了一圈，又停落在出發的地方。

夜色更濃，香港鬧市裏罕見的星星，也綴滿了夜空，亮晶晶的，又陌生，又熟悉。一種空曠高遠的感覺，溢滿了我的胸中；沒有太多太密的高樓大廈該有多好，大自然也顯得格外親近。這北海公園，即使有高高的白塔矗立在瓊島上，那也並沒有成爲阻礙視線的建築物，它立於鬱鬱蔥蔥的林木間，嵌在夜空中，叫人接受這人工以爲是渾然天成。

我會把我少年時代的足跡遺留在這裏，但是今日再回頭，縱然白天也不能覓回那印記，何況此刻是夜晚？我幸而能夠憑着印象，憑着以爲已逝但却明明永存的情感，用心靈的節拍找到共鳴點。你有些意外地說：「你比我還熟悉北海。」當然啦，那時我就在附近的南長街上高中，夏天的晚上，便常常與幾個同學跑來遊園，在那靜靜的湖面上划船。「難怪。」你輕輕笑了一聲，彷彿有些恍然。

是啊，那時的夜北海，還可以租船遊湖，甚至還有人在船上吹着口琴拉上手風琴，那旋律飄盪在湖面上，招引多少人從心底發出的和弦。但現在天黑就無船可乘了，那些船隻被連鎖鎖在碼頭邊，圍攏着似乎也在做秋夜之夢，它們的航程只在白天，沒有夜晚。

在這靜靜的夜色裏，盪起雙槳的願望成了泡影，我們憑着湖畔的鐵欄，望着冒出水面的

蓮花默然不語。我想起了以前的空曠，想起以前這湖面的暢通無阻，不禁問道：「怎麼這裏長滿了蓮花？現在划船再也划不到這裏來了吧？」你疑惑地望着我，反問道：「以前這裏是水路嗎？」啊呀，你呀你，原來真的還沒有我那麼熟悉北海。於是我就告訴你，那個時候，我就划過船兜了一圈，就在這裏盪過，穿過橋洞，又飄向另一個天地。你似乎有此羨慕，接着又有些自嘲地喃喃了一句：「我常去的是頤和園。」想一想我也就釋然，究竟你的家便在那一頭，又怎麼可能巴巴地從城郊趕來市中心的北海，只爲了划一次船？

但今晚算是爲了陪我這個遠方的客人，你也來到這裏。不是你來導遊，却是由我領路，世界上的事情，原來也是很難分得那麼清楚的，而我們也早就沒有了什麼主客客的概念，只顧一味地聯合尋找更勝的去處。

但最勝的去處恐怕也美不過這明月、晚風、柳絲飄。明月仍帶着中秋的圓潤清亮，盈盈望斷秋水，它已在那幽暗的深處覓見知音了麼？晚風已換來從酷熱脫胎的溫柔，徐徐拂過大地，它已把多情的手指撫遍每個偏僻的角落了麼？而那垂下的萬千楊柳絲，就那樣有意無意、有情無情地拂過我們的面龐。

我無端想起西安的灞橋柳色。去年夏天我乘車從灞橋馳過，古典的柳蔭未見，只有嫩柳初長成；看那氣氛，還遠不如眼前如此濃鬱呢！折柳送別又豈止是灞橋專利？我不知道此刻老在我們眼前徘徊不去的那份固執，到底是臨別依依催成的魂繫夢牽，還是它爲了這浪漫的